

(上接第4版)

在传统绘画的笔墨程式里,陈洪绶不可能完全的空所依傍,但在传统的笔墨程式里,他的确最大化地创造了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古怪型艺术风格。需要指出的是,我这里说的“古怪”,除却它的通常意义“不一般,使人诧异、稀奇罕见”之外,还有一个本文赋予的审美范畴内的意义:古雅之中的怪异。这种古雅之中的怪异,很大程度上也是明末清初之际盛行的“戾气”使然。因此,陈洪绶的艺术风格中,还有整个中国绘画史上少见的“狠”劲以及少有的正中有奇,奇中有怪。这种怪异的艺术风格令后世画家高山仰止。

对于陈洪绶的评价,我的电脑里存了这样一段话。作者是谁,何时何处说的,我都已记不清楚。但这段话的观点我完全赞同。这段话是:“论能力论技术,陈老莲应该对手不多,特别是他的线条,质量高、多变、自然、高古、写意性强等等,很难用文字来论述他的高超。有史记载,当时崇祯帝任命他为内廷供奉宫廷画家时,他抗命不就,这个估计就更少见,梁楷最多也就是‘罢官’而已。论天赋论情怀,个人觉得陈老莲应该没什么对手了,自古到陈老莲止,应该还没看到像他这么‘个性十足’的画家、‘夸张’、‘变形’、‘抽象’、‘神秘’、‘妖精’等稀奇古怪的文字都能用在他的画上。”

“戾气”之外,陈洪绶的复杂性还在于另一种文化情境、“佛门”的浸染。

陈洪绶的生命历程中,曾有入佛门一年的经历。据载,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

南归隐居绍兴。明朝覆没后,清兵入浙东,陈洪绶避难绍兴云门寺,削发为僧,自称悔僧、云门僧,改号悔迟、老迟,曾自云:“岂能为僧,借僧活命而已”,“酣生五十年,今日始见哭”。一年后还俗,晚年学佛参禅,在绍兴、杭州等地鬻画为业。如此经历,使得陈洪绶的绘画,怪异中又有沉潜往复、从容含玩的一面。

除了刘宗周、黄道周、祁彪佳等具备英雄气概的师长之外,影响陈洪绶的还有朱彝尊、黄宗羲、张岱等人。陈洪绶的另一位老师蓝瑛虽然只比他年长14岁,却在技术上影响了他。某种程度上说,陈洪绶方笔直拐的艺术风格就是蓝瑛笔有顿挫的强化。当然,影响陈洪绶的不可能只有蓝瑛一人。曾经影响蓝瑛的艺术家也同样会影响陈洪绶。此外,不能忘记的,还有前文提到的佛门。如此众多却各有源头文化力量的叠加,造就了陈洪绶不同于以往,也区别于后世的强烈艺术风格。由于陈洪绶既古雅又怪诞的艺术风格,中国绘画史有了孤峰独峙的文化景观。

最后,还是用徐书诚先生评论陈洪绶的文字结束本文:明末清初之际,中国绘画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审美趣味的变革,始于徐渭和董其昌,成于陈洪绶。他们把“笔情墨趣”进一步从所描摹的物象上独立出来,前提条件是先要把所描摹物象的本来面貌加以“变形”的艺术处理,遂有意识地背弃了写实的因素。这种造型奇特的艺术风格,在陈老莲的作品(特别是他的人物画)中表现得尤为鲜明突出。



◀陈洪绶作品局部

▲陈洪绶 扑蝶仕女图 轴 绢本 93.7×45.7cm 上海博物馆藏



这些局部出自哪些作品? 何不去现场看看!

